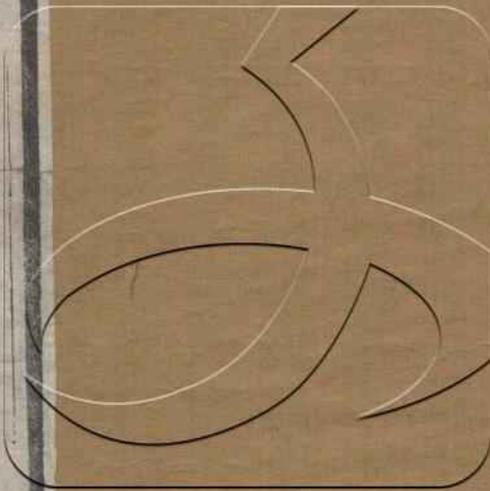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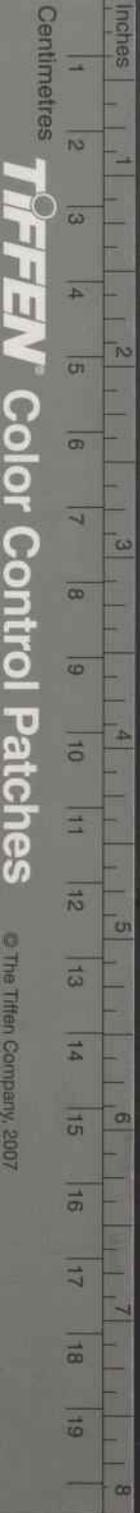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24-210
4245
22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九

傳狀類六

劉烈母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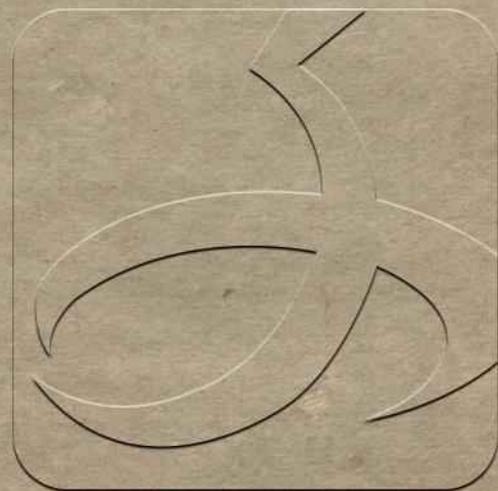


王太岳



劉太守斯和以翰林用大臣薦出知忻州改遼州補秦州遷
甘州府温恭有執所至稱惠太岳以館署後進又同宦隴右
嘗得習聞其家世暇日更述其高王母死賊事請為敘錄以
為我劉氏永永無窮之傳以紓我嗣人之戚而惜乎其聞之
不詳也太岳正立握管謹次其語為劉烈母家傳

傳曰烈母姓馬氏邠縣臨渠劉翁妻也翁居鄉多惠愛盜伐
其屋後樹翁望見輒屏匿卻走盜得從容捆載去舍南有蔬
圃里中兒日往來採擷或詰曰若何從市此對曰吾取劉臨
渠家菜不為盜也其厚德如此烈母為翁繼娶能與翁同志



翁好施予母無忤也翁或遭謾欺相顧益喜曰非君盛德其何敢然於是鄉人謂翁夫婦長者宰相親附聲動鄰邑翁既沒幾年而中原盜起大轄河南焚掠州郡邾汝之民皆空室以走家人來告曰寇至矣請亟去母織不顧則又請曰寇大至不去禍且及織仍自若已而呼告曰寇及郊又告曰寇及郭又告曰寇及門遂連呼曰寇入矣不早去以及於是母罵曰豎子賊捲地至吾婦人去將安之雖然義不可辱賊手趨走後圃沉井以死家人曰奈何母獨死即俱死賊無所發怒下巨石壓之盡燬其廬乃去其子自他邑歸撥瓦礫收諸骸而出母屍井中瘞其旁大椿樹下鄉人呼爲劉烈母并論曰嗚呼予觀史冊死節之士往往至於糜肌碎首而其氣不屈豈不烈烈丈夫哉然嘗輒怪天地變亂之氣至使盜賊兇殘

得親肆其毒以推於忠孝之身此其可爲流涕悲呼發憤太息者也況於婦人者潔身爲義又不必其奮臂嚼齒而後爲快者哉若劉母其可謂從容正斃灑然完節者矣觀其平居門內恂恂順正務以爲善黽勉而已至於生死之際顧赫然若是然則鄉曲之諛又何足以知之哉予既高其義思得考竟其本末而紀傳不著雖其子孫裔世亦有不能詳焉豈非世變倉卒愈久而失之耶嗚呼從古亂世尤多偉異奇節明之末歲窮山荒澁閭巷夫婦之賢陷於義以死而名不彰者衆矣可勝惜哉可勝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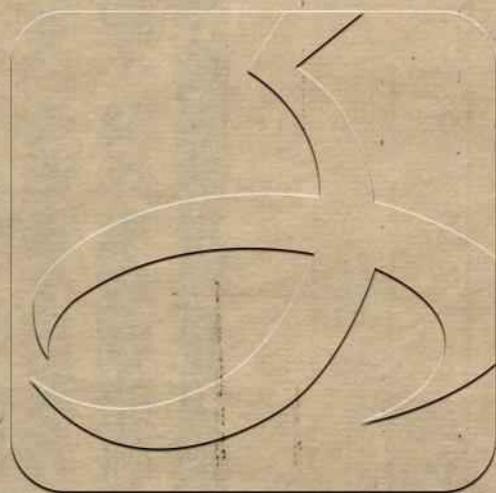
張烈女傳

王大岳

烈女姓張氏吳郡人聘金玉昭未歸也然乃殉其夫死先是婿家人以訃來母故匿不女聞女微伺覺之曰果然即我必

死矣已而詢女童得實踞白母願往歸金氏母故嫠也閨女少不可遂卻漿粒三日弗卽於齒母涕泣曰嗟乎奈何生女爲乃不得有厥家我卒不得汝彊則盛治具攜女造哭焉旣抵金女斬衰入望棺號慟再絕矣而後甦方其擗踊呼天不可博息處僕御下人旁聽竊淚下其屬而哭者則皆輟哭愕視女相環也母旣語知婿父母新婦志必死夫狀舅姑旣哀之難其死周視焉女心計曰如是卽我終不可得死乃委曲務自詭諱陽陽示無爲夫死志矣居有閒舅姑旣大甯會改歲家人皆夜起治饌飲禮先祠長幼以次相壽烈女獨屏居夫柩次一女奴旁侍謬好語遣之去延望庭宇風雪微作日光著紙窻上隱隱退取紙筆藉地坐屈首擊麻經顧影獨語淚泫泫滴所坐前甄甄且沉螿已就坐小几伏作書與母訣

書竟置薦下起徙倚楹著閒探首日景正中曰嗟乎斯余時矣旋位所取酒以灌焚楮帛再拜引纆而委之脰其家人過察之死矣年十有九其知者曰烈女有至性生四歲孤執禮已戚稍長讀書喜搜覽古今貞孝行事與母居母愛之忘其女子御婢妾語不及外事或竊語輒屏走不以自聞蓋完然君子人也嗚呼是固然矣微是世猶將章之而何待詳哉而何待詳哉



刑部右侍郎王公行狀

杭世駿

曾祖某副榜貢生山西汾州府同知祖某庠生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考某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妣賈氏傅氏贈淑人繼妣戴氏封淑人本貫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年五十八歲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本義不遺一字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為諸生遂稟學焉益自刻勵研極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書冥心編校數學相長泊然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 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 召直 內廷晝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旋以父病乞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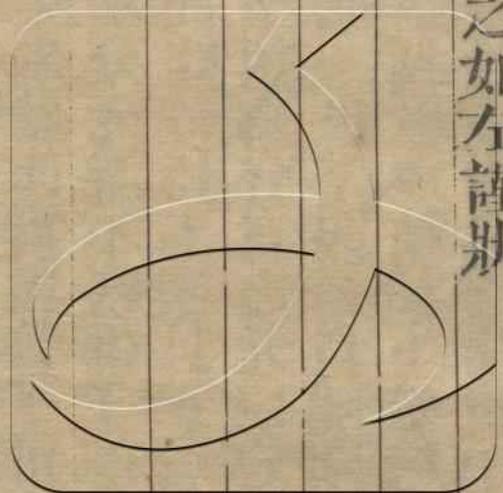
歸丁憂方持重服 召赴熱河 行在復以母病請急有
 旨命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日侍
 講殿祇承 顧問辰入酉歸不閒寒暑歲辛丑試禮部不
 利 賜一體殿試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
 總裁纂修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
 以內廷近臣例邀 錫賚嗣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雍正三年
 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俱著會同修纂旋 命
 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出典廣東鄉試為正考官未報實授
 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 命而乞便道省親五年擢翰
 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侍讀學士調安徽學政九年
 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以安徽學政復留即充江南
 鄉試正考官以學使典鄉闈前此未有有之自公始復調陝

西學政公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遠愛士如子弟頒示
 文貞公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
 麻術者必提掇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
 滯青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
 十三年以事挂吏議左遷少詹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
 蒙擢用即補原官充乾隆元年殿試讀卷官旋充三禮館副
 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隨
 駕奉安 山陵行次良鄉謁履親王於幄次為具食飲談
 論如平時夜留宿幄中明早肩輿即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
 伏不能應履親王即以上 聞遽 命太醫診視而公已不
 可復藥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 賜帑金五百兩 命
 直隸督臣監護喪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性畏慎

周密出入禁闈二十餘年深爲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蘭生朕深知其學問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不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操守廉潔俸祿之人半以給周親密友薄田數畝纔給饘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歿繼母在堂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廕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譌謬公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公用以進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恆得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

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綫與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勅編纂棄短取長用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世宗賜名音韻圖微非大臣未嘗叨賜焉他如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世莫知唯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生參其問而承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賀儒學彭年女

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館悉公之蘊蓄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胤之無續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檢討潘先生行狀

沈彤

曾祖志伊明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祖錫祚明湖廣布政使司理問父凱 皇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江南蘇州府吳江縣潘耒年六十三歲

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生而聰警善記或試之麻日過百倍誦不舛落一字比長復得顧炎武徐枋王錫闡吳炎兄樞章諸君為之師友數年於經籍子史詩賦古文詞麻算聲音之學課習討論遂無不洞達暇則遊覽名山大川尙志廓清不慕榮祿康熙十七年 徵博學鴻詞之士左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以先生名上先生以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而行抵都 召試體仁閣下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又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三

請三格乃受職先生謂有明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令撰食貨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彙十九年 詔更定殿廷樂章先生首上議增五事時逆藩悉定并獻平蜀平滇二賦公卿傳誦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聖訓初博學鴻詞之士之官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嘗爲官而朱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應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高者既莫不思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質所疑輒援據經史百子橫從應答無少遜避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起遂坐浮躁降調

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 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扈 駕相見欲薦起先生先生曰止止吾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先生家居凡二十餘年遭母喪哀毀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贈其兄之子爲民邊外者婚嫁殯葬其親故之尤貧無力者皆罄所儲爲之其遊覽名山大川視布衣時益多其樂之而形於詩文亦益甚晚歲惟究心易象數與厯算之學以四十七年九月廿九日病卒平生慕古人之崇德尙功勳業謨猷以濟時匡俗而非己之位所得爲則遇其得爲者莫不勸厲有不得遂輒憂虞不樂至出處進退又必辨之明持之嚴雖達可有爲不肯或苟其性行如此故所爲詩若文多扶樹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立於

聲音反切幼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變乃著類音八卷以補訂前古音學之譌闕其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類音並刻行世其明五朝史藁若干卷藏於家適子其炳既述先生行乞銘於陳公廷敬又十餘年乃屬形爲之狀以備史館作文苑傳之采擇敢撰次其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行狀

沈彤

先生諱士鏐字文升號退谷蘇州府長洲縣人相傳系出新安郡爲唐越國公華之後其家牒斷自明初諱得者爲始祖得之八世孫廣東左布政使諱起鳳於先生爲曾祖布政生沂州知州諱希汲沂州生鞏昌府岷州同知諱元綱是爲顯考布政忤魏忠賢罷官以氣節聞於時沂州鞏昌並稱能吏

而鞏昌尤敏辨善決疑獄先生少穎異好讀書有才畧有作能下筆立成不加點竄與其兄武曹份右衡鈞皆以文學知名又喜爲四方遊北入京南走廣西抵陝所至輒爲士大夫譽歎康熙二十六年中順天副榜闈三年考授鑲黃旗教習設法以課其子弟多成立者先是祭酒釋菜先聖廟贊禮非其人而教習期滿赴吏部試每十人以知縣用者八州同用者二州同以缺少輒不得官先生乃言於祭酒吳公苑曰聖廟禮嚴宜重贊拜之任請以教習攝考州同以知縣用則官不濫而仕路通吳公領之後請於朝奉俞旨於是贊拜得人而教習補官無壅滯患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教習三年當以知縣用未及選中丙子順天舉人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庚辰散館除編修尋入直南書房

四十二年冬扈 駕西安聞父卒奔喪至岷州居年餘扶櫬南歸遂奉 旨任揚州校刊全唐詩服除補官以四十六年夏赴京 特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起居注未幾轉左自先生入翰林及預講幄每奏對進講獻所爲詩若文多有裨政治不徒以閎博辨麗爲能以故 上特重其才與志頻加褒寵 賜御書硯筆珍饌瓜果金帛甚厚且駸駸欲大用之以觀其效一時知遇莫與比倫其有鞏昌之喪也 上賜以白金百兩兼命官給輿馬資俾奔喪歸櫬先生至岷州而鞏昌公所遺官馬六百餘匹無接養者先生慨然曰是 朝廷馬也其可坐觀遂畱與其兄弟出私財牧養蕃息及領馬官至乃扶櫬歸初洮岷道黃志璋欲丈量青山加賦鞏昌公力格其議連被侵冤用是發憤卒後志璋復

愆怒臨鞏布政使將行於所轄西府先生聞痛哭力陳不可狀事竟得寢又疊藏橋者鞏昌公所建也歷十年矣會夏水暴至橋齧民沒馬死者衆先生卽倡義捐金錢建橋如故岷州人咸德之四十七年以丁繼母憂去官遂不復補閒居無事卜宅於京師之曰南坊疏泉種樹日賦詩著文臨古書法於其間以自娛其爲文喜談吏事有所見輒反覆論議曉告當事冀得用其言而澤及於民爲書有奇勢橫縱自放而分間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以雍正元年某月某日卒於日南坊第享年六十有六先生事兄如其父待朋友親戚如其兄弟後進之有交行者稱道弗倦雖貧困未嘗以非義干人人以急告必曲爲之盡故其生也則莫不感既卒也則皆惻然以傷先生所撰書其奉 敕纂修者全唐詩

外有皇輿全覽陝西省若干卷自編進呈者有長安宮殿考二十卷私輯者有近光集二十八卷四六金桴十二卷瘞鶴銘考一卷行世全秦藝文志若干卷三秦紀聞若干卷華嶽志六卷玉堂掌故若干卷元和郡縣志補闕六卷近光餘集若干卷賦體麗則若干卷皆藏於家其自著秋泉居士集若干卷亦家藏未刻配某氏某人女繼配某氏某人女子二人連萼山東沂州費縣知縣連芳國子監生沂州公與先會祖同舉於鄉最相善其後以女妻葦昌公未昏而歿於兩家世好先生固余父行也今連萼又與余善出其所條事件請狀於余以丐當代大人先生之銘余不敢辭謹撰次如左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

沈彤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祖應登生員妣陸氏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肥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閒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年冬聖祖南巡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召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賜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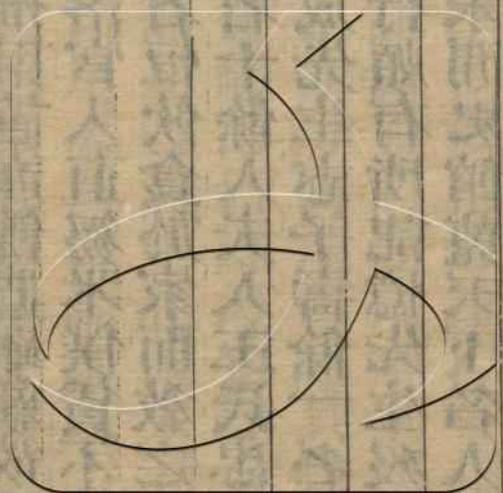
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親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遊得成宏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其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昔尤粹

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秋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卽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開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稟并進焉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鐺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

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偽是非密疎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竝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 命卽鈐板會 上

崩未頒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從唐之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弃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寢多戊午己未間史館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乾隆九年八月朔旦門人吳江

沈彤謹狀



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吏部

右侍郎巡撫陝西湖北崔公行狀 莊存與

曾祖諱志睿 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祖諱襲武 贈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諱執禮 封光祿大夫巡撫

陝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公諱紀字南有號虞邨永濟人也上世居博陵為河北望族

後徙居蒲之潘侯邨自公之曾祖父以來績學篤行皆未仕

而以公爵貴公母常太夫人生公方五歲而卒哀毀若成人

及就傅好學無所不讀事封光祿公及繼母劉太夫人克以

志養年十九補邑弟子員丁酉領鄉薦戊戌成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公初名瑒 聖祖仁皇帝親臨軒選士見公名

問之公據字義以對因奏改今名在朝者見公奏對雍容咸服公之雅度也辛丑授編修以高文實行見重館閣爲詩尤嗜少陵書法遒勁有體嘗進河清頌世宗憲皇帝綸言獎譽遂命恭寫玉牒丙午典福建試事所取多知名士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得人尤盛除國子司業辛亥丁繼母劉太夫人憂服闋補官乙卯擢司經局洗馬旋晉左庶子充日講官起居注署國子祭酒今天子御極之元授公爲真自公之佐成均也崇尚實學本躬行重經術諸生日以疑義請質公爲披抉條理開示闡奧入宋五子之室而酌取其中以不違乎先聖之旨聞者爭相記錄以傳有周易講義十二卷學庸講義二卷至於御胥吏釐弊蠹皆務合大體而不以苛繞爲賢及長成均教誨不倦綱紀有法一如任司業時聖上

緝熙庶政百司皆應詔陳事公屢疏奏以保護士氣矜重廉恥爲先如職官諸生事有違犯應論者必俟廉問有實然後除名自公發之也丙辰充會試同考官提督順天學政擢詹事府詹事未半歲拜戶部倉場侍郎甫莅任奉命鞫獄蘭州公平心聽斷奏當上天子嘉其正直卽以公署理陝西巡撫事旋拜吏部右侍郎實授陝西巡撫秦地居晉豫上流控西北二塞爲轉輸所自出西師罷已久而天子軫念秦民思所以惠鮮而安阜之者爲擇人而任公公家於蒲與秦爲鄰壤土宜謠俗利害相若公於墾井漑田之法講求有素及下車則又虛心屈己以諮諏於秦之隱君子曰王徵君者書問往復詰難再三詳究端末深思熟慮而布之於有司有司復計咸以爲無不便者然後入告天子天子俞之措

施未及十一而議者以一概之論毀公策為必不可成公既移官於楚井渠之事為皆罷而其成者已不下五萬有餘當壬戌歲小旱惟田之有井者邑收如故然後秦民乃以公之功未底成為議者梗也西安左右得漢三輔地為九州上腴自鄭白六輔龍首諸渠湮廢殆盡於是關中苦旱公訪求故渠修治七十餘道於西安鳳翔郿隴諸屬邑界中溉田凡數萬頃自公教民為井以溉民始知其饒率私庸以為井者歲歲增廣其為秦民利未可以籌策盡然公自以推行未善上負天子委任之意而無以慰秦民之心卒任過不任功也公之在秦也同州鳳翔旱公運協濟米以備平糶潼關官兵移駐西甯公動藩庫軍需銀給軍士行裝皆具摺上請而部議以為專擅請鑄級天子以公巡撫湖北公將去復以秦

中應行事宜上奏

天子以其事付代公者公去秦而秦民

相率為社以祝公公既撫楚視事歲餘詢民所疾苦知淮鹽之牟利為甚病具疏入告曰湖廣一省行銷淮鹽八十萬引引得四十一人食解作小包包重八斤四兩康熙三十年以前價止銀一錢雍正元年酌定貴價不得過一錢二分四釐賤價減五釐安鹽視梁鹽又減二釐按本定價兩得其平雍正二年鹽臣噶爾泰以場竈淹沒鹽少價貴成本倍增請隨時銷售自是以來鹽價屢長尙無過一錢三四分者今忽增至一錢八九分不等以每年八十萬引及帶銷十萬引計之比雍正元年定價每年多取帑二百七十餘萬兩此僅及商人所獲也復更歷水販鋪戶以至小民價當不下二錢三四分則其數較湖廣通省地丁錢糧而加倍矣小民財力其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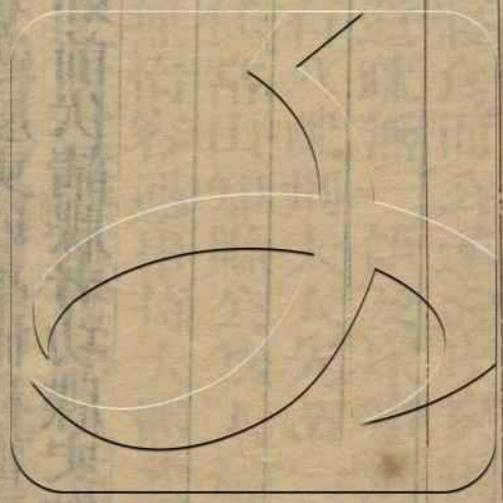
以堪惟有核定鹽價可以止隨時增長之弊分地行鹽可以絕居奇刁難之端臣非好為紛更實見鹽價遞年加增層次剝削欲甦民困不得定鹽價欲定鹽價不得不先分地方也 天子下其議復 召公面詢利害眾議大抵謂宜核定鹽價而無庸分地行鹽公持前說益力會公以事挂吏議而議格不行公之免官也部議以革職請 天子加恩僅令降六級調用公以親老有疾歸養於蒲歲辛酉復 召公為國子祭酒公前後五蒞成均諸生師公之行服公之教皆不言而信而公朝夕引進諸生講論經史及先儒要旨諄復不厭自忘其年力之就衰也甲子夏公入直 殿庭 上問公近作何事公時讀宋儒文集以實對 上命公作太極圖說公援筆立成以奏其秋八月典順天鄉試大司成有考錄諸生

之責舊制不得典試事 上特以命公蓋異數也其冬奉

命提督江蘇學政奏定諸生游學以三次為限過期始斥賤貧給廩得於按臨三日內均散以佐資斧裁卷價嚴冒籍皆有成法禁不煩而政清所至延見諸生獎勵裁抑先實行後文藝如在成均時丙寅夏奉 旨鞠盜於浙江先是浙之甯波有營兵犯盜者為縣令所得營將以術緩其報文則預除犯盜者之尺籍而以自行緝獲先報制府縣令反以疎防去官 上知其失實命公覆按是獄公至會城閱吏牘牽連佐證兵士猥多公擇其應訊鞠者自甯波以次調至武林從容研問不四十日而讞案明白 上遂解制府任悉報從公奏焉會公丁外艱歸里服闋赴京除山東布政使東省頻年災貧民借官穀累數十萬石秋成後應以本色還官公奏請以

部定六錢之價改收折色以紓小民運送之費得旨如所請庚午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江蘇學政四月抵任刻期按試不遑寢食而公遂遭疾矣復力疾畢試事公病益篤呼家人口授遺疏無一語及家事於八月十日卒於江甯官署享年五十有八配荆夫人先公一年卒子一雙蘭女三一適進士宋鑒任常山知縣公爲人嚴氣正性雖小事必謹治理煩劇終日無惰容遇事持大體義有不可賣育不能奪每謂人曰吾幕中所言無不可告人者然考情當理要以和平寬大爲準見人有善及才技必爲延譽惟恐其人之不知名也事封光祿公怡然色養友愛兩弟雍睦族黨人無閒言平生未嘗有私財奉祿所入悉上封光祿公用必稟命性好施予秦中學舍公捐養廉數千金以廣之爲鄉人修故土渠改

發以石鄉人賴之歲少收公盡所有以賑鄉人之貧者全活甚衆公少入翰林敷歷內外政事之暇手不釋書有論語溫知錄二卷讀孟子劄記一卷讀周子劄記一卷詩書講義未刻者共十四卷遇屬吏以學術相勸可以知公之所得矣謹具任官事迹如前伏請牒考功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靳輔傳

王元啟

靳輔字紫垣遼陽人隸鑲黃旗漢軍籍順治六年由筆帖式
 選充翰林院編修歷官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巡撫安徽
 康熙十六年加兵部尚書擢河道總督輔以黃水裹沙必藉
 深流急注以刷之否則水漫沙渟必致旁溢為災而下流愈
 塞又清口為淮黃交會之所雲梯關為淮黃入海之道自黃
 水北決王家營則雲梯關外之流愈緩淮水東決古溝翟家
 壩則赴清口會黃者益少至十五年高家堰冲决三十餘處
 淮水全入運河不復出清口黃流逆灌至清水潭浸淫四溢
 海口益淤輔乃博採輿論精思至兩月餘分繕八疏同日上
 之大要用潘季馴束水歸漕之法培築兩堤使水不旁溢又
 取水旁淤土築堤使土不外索堤竣即所開引河亦成謂之

寓濬於築首自清江浦至雲梯關二百里於離水三丈外南
北各鑿引河使水三面衝刷次自高堰以西至清口二十里
沙新淤易刷則於離水二十丈外左右各鑿引河衝刷之堤
岸舊用石工板工輔悉改用坦坡遇大水但令平漫而上不
以陡峻激其怒下流既通隄岸既固始議塞決故事堵決必
捲薪爲大掃輔於裏頭合龍必須用掃者乃用之餘用編蒲
包土填塞以坦坡代石板二工以包土代掃費省而工復堅
久然後濬運河等經費選河員設河兵使之畫疆分責河兵
之設自此始疏上皆報可先是議塞決者先其大輔獨先其
易者又於上流分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殺其勢遇城鎮山岡
礙於疏鑿則於上流多建滾水壩壩涵洞使洩數適準所溢
之數仍於下流寬處復引洩水歸之以一其力又高堰所以

障淮之東決自黃水逆灌湖底澱淤雖周橋翟壩等高地亦
苦浸溢輔又築堤三十里捍之至清水潭決口寬三百餘丈
深七八丈糜帑五十七萬餘金歷十有餘年莫能塞輔於決
口上下各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長雖
數倍決口較其淺深反減十倍不止凡百有八十五日工竣
費較前不及百之十六南運口初自天妃牖入河潘季馴欲
使納清而避黃移之新莊牖然距黃不遠輔先於爛泥淺開
引河四道使淮水悉出清口乃自新莊牖西南開河至太平
壩又自文華寺開河西南行亦至太平壩俱達爛泥淺兩渠
互爲月河以紓急溜而運口離黃愈遠河不內侵渠無淤墊
虞民免歲挑之擾北運口舊在徐州鎮口牖漕船逆河行五
百里萬麻中李化龍開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不由徐呂二

洪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漕運便之其後直河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澁不行十七年輔別開皂河以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運道復通顧其出口自北而南與黃河自西而東者相抵二十年復開支河二十里自皂河歷壘岡岔路口達之張家莊與黃河一例自西而東出口處兩溜相比而不相抵二十五年輔以南岸清口北達張莊尙須逆河行百八十里疏請開中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清水下歷桃清山安入平旺河達海而於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牕一座從此通運不過絕河七里奉命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工竣初輔議欲於中河北更開一河以洩東水之異漲兼漑桃宿等七州縣之田故名新河爲中河時以經費不足而止輔又私議自清口入張莊牕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河而西者

居多若於清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牕令重運入陶莊回空出仲莊則往來皆順流議不果上然自開中河漕艘遂免溯河之險論者謂其功足與宋禮開會通陳瑄開清江浦相埒云自黃水入淮淮道時爲黃奪二十三年輔於南岸毛城鋪王家山峯山龍虎山諸處爲減水牕壩九座既以殺黃且使洩水滙歸洪澤并出清口是謂借黃助淮以敵黃此兵家因糧於敵之謀也又河岸牕壩難築易壞輔因山根岡址鑿成者凡七水不能敗尤百世利自十五年前海口日壅黃流幾無去路輔爲之十年淮黃悉復其故運道大通卒爲忌者所中被論落職三十一年復起時西安鳳翔饑漕粟二十萬石賑之溯河達底柱不役一夫而事集朝廷嘉之是冬卒謚文襄著治河方畧十二卷輔客陳潢深知水性爲輔客竭力

効忠輔亦傾心委任盡用其策故能有成功潢者錢塘人著
河防摘要一書與輔往復議論同里張靄生復纂爲河防述
言一卷附之二十三年 聖祖特授潢銜僉事道令贊理河
務其後兩河旣奠潢倣古溝洫法爲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
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輔開屯收息以業兩河游食貧
民補償積年糜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構廬分界歸者如市
關土漸廣佔利私墾者多有司清釐奸民騰謗忌者乘之輔
與潢皆削職潢死輔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朝得追復其
職輔所治如堤翟壩塞清口潭改南運口於太平壩疏皂河
闢中河其議悉自潢發之故輔疏陳懇欵自謂不敢冒功罔
上以負此死友也

正元啟曰輔言禹疏九河又必同爲逆河而後入於海不同
則力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折潮水之東來而使同歸於海
其說具載治河方畧一書蓋自明代潘季馴卽有束水歸漕
之論至輔尤特以築堤著績世徒見賈讓治河策有增卑培
薄勞費無已之語遂謂築堤爲治河下策不知讓所斥乃指
繕完故堤故堤者黎陽以北百餘里閒再西三東迤阨之隄
古所謂曲防者是也至於河東金堤所以遏泛濫之波者仍
與西薄大山同功未嘗併廢且讓尙欲從淇口以北據堅地
作石堤北行三百餘里豈謂盡廢諸堤始謂治河上策當輔
之時淮黃交潰向非築堤堵決使泛濫之波束歸海口則雲
梯關外淤沙何由得刷論者謂海口淤卽當專濬海口此真
所謂勸飢人食肉糜耳余讀輔治河書竊嘗深究其義因得
撮取其要以爲之傳并輔客陳潢事亦附著焉

告老父曰郎君無憂吾囊足了君事鵬驚愕未及謝老父笑而去曰善自愛無久滯此也發囊則白金數十斤書數頁皆觀天測地風角虎鈴之術鵬素知兵得此乃大喜留京師三年會吳三桂與耿精忠連兵作逆天子詔和碩安親王定遠平寇大將軍討之鵬仗劍請從王易其年少歷問以兵事鵬應口對皆中機宜時有兩中書爲王草檄久不就鵬請紙筆立帳下纏纏數千言未移晷而檄成王大悅卽署鵬管漢中書事時甲寅冬十月六日也大兵發蘆溝橋平明以次進鵬忽走騎至王前請速下令諸軍悉以午刻渡畢渡而橋陷王大驚歎曰吾見蔡中書乃信諸葛亮周瑜世果有此少年也從克湖口撫東鄉破長興復建昌大戰萍鄉走賊將夏國相與幕下兩學士格爾古德勒貝同參機務每戰王必與三

人謀故所向克復萍鄉接楚長沙之醴陵萍鄉破全楚皆震鵬策賊敗必據保湖南請留屯於此欵之簡兵倍道徑取長沙取長沙則賊之樊籬與我共進不得逞必自潰乘其未備而馳之上策也王從之卽日進兵丙辰三月十三日我師至長沙城門不閉鵬躍馬大呼速入據城諸將疑不敢進鵬爭之不得王素持重退兵金溢嶺明日賊帥馬寶至櫻城堅守攻之三年不下諸將曰昔破萍鄉諸將爭入城君獨以爲不可遊擊王某入而遇伏死今取長沙君呼速入城諸將以爲守七閱月宜有備且夏國相賊之龍壻也棄城而遁懼吾兵躡之必設伏以自衛長沙未經戎馬不虞我師之至一旦見旗鼓百姓驚擾潰竄縱有偏裨烏能禁之賊自救之不暇而

暇設伏哉於是諸將皆服有建議退保銅鼓營就江西餉運者王問蔡中書言若何鵬曰用兵之道有進無退今賊兵新破遠近震動人懷觀望正宜高壘深塹以示必取無回心退保銅鼓非計也王曰餉道遠奈何鵬曰聽鵬計十日使營門成市請下令敕廝役歸營設二廠於營前諭居民商賈往來貿易敢強市者斬數日商民果絡繹負擔至軍得不匱當是時長沙無官守湖南巡撫司道俱駐岳州百姓轉徙境內空虛王乃命鵬署長沙縣管長沙府事營辦軍需假游擊將軍劄團鄉勇三千領千總五員屯田城下應便勦禦賊素懼鵬見鵬列堡與屯密以岳常道招鵬鵬笑曰爾曹且夕死尙敢爾乃繳偽劄於王賊其使縱歸賊大恨懸賞石塘堡購鵬夜選勁卒數百突營時鵬營離大寨十里鵬手劍當營門麾諸

將入壁賊畏縮不敢逼會救至解去鵬料賊明日必大至設伏萬壽坪賊至大敗之前後與賊十三戰皆捷自此賊不敢犯屯堡巡撫韓世琦率司道入境見鵬年少爲王所倚重深相結納不敢以屬吏視鵬長沙久不下賊水師將軍林興珠統衆兵守湘潭爲長沙聲援鵬遣從事鄒于紳郝大宗貽興珠書曰曩者明失其馭闕寺濁亂闖獻播虐蹂躪京師吳三桂頓兵山海逗畱不進君死國破父首懸藁隻身上表投命我朝我世祖章皇帝整兵入關闖賊授首兵不血刃海內大定遂卽帝位念三桂率先歸命剖符分封錫爵平西王就藩之後百計貢諛永明兵敗遁走緬甸三桂窮追塞外獻尸請功先帝故深惡其人也始以畏賊延禍君父後復貪功手刃故主不忠不孝萬姓切齒猶期克善厥終轉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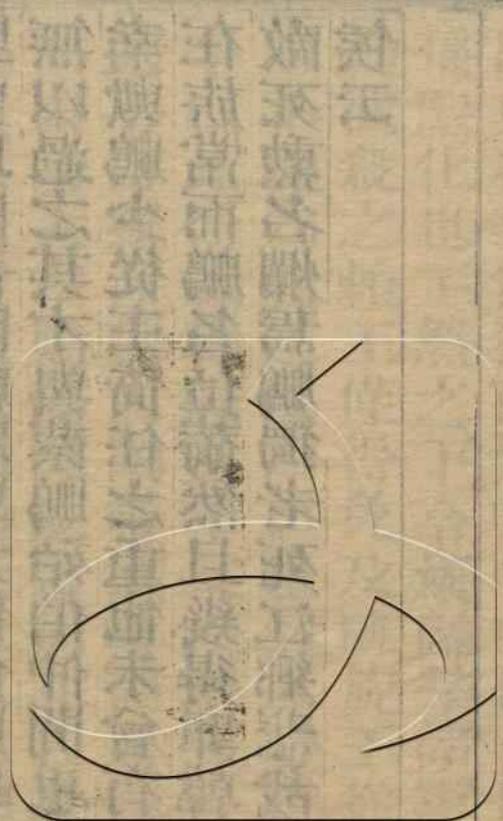
力爲國西屏詎狂狡不堪重任處非其據自作不靖誘連二
逆倡亂西南 皇上赫然震怒命安親王秉鉞專征天戈所
麾罔不納欵湖口一戰滅斬萬餘萍鄉大捷逆騎遠遁縱結
柵自守不過釜魚籠雀苟延殘喘將軍乃爲拒塞要害稽緩
王師夫奉亂臣叛王大逆也守一隅捍天下至危也將軍素
以英雄自負而失身賊黨蹈滅族之計竊爲將軍不取也興
珠得書猶豫未決鵬令鄒于紳遠泄其謀吳賊果疑之督戰
亦急興珠遂降諸賊聞風解散我兵從之遂收辰永剗賊壕
馬寶亦潰圍遁長沙平王拜表獻捷論功鵬第一韓世琦謂
鵬曰足下功多且年少易建立吾老矣肯以招興珠之功相
讓耶鵬以世琦遇已厚讓之於是實授鵬爲長沙令湖南之
爲賊巢也長沙重地攻圍無虛日田澤汙萊百里不見炊烟

鵬立意撫綏招流民而安集之請豁積年逋負給牛種以安
耕者始至戶不滿百期年得五百戶知府任紹燝殘忍黷貨
搜剔僞黨株連無算鵬爲據情申請民始寢禍而紹燝用是
切齒於鵬賄工科給事李某劾鵬曲庇賊黨摭數事以證之
奉 旨奪職聽勘長沙民環撫署號泣呼冤岳州別駕鄧林
尹骨鯁人也力爲辨撫臣亦廉知其枉而重違臺官意竟以
罷鵬鵬參王幕二年署長沙縣兼攝府事四年實授長沙令
一年時年二十九鵬從事王幕精白不可干以私王倚若左
右手然性傲岸又以功高賞薄不能無快時時露牙角是以
忌者中傷之始王怒長沙不卽下將屠之鵬爲民請命更爲
備牛酒投獻乞招安又瀏民助逆餉三千王震怒發兵洗其
村俘執無算鵬密給照護萬餘紙令各注姓名於上且日執

詣轅門號呼聲徹數里鵬因啟王曰此已歸附者良民也王出兵秋毫無犯百姓喁喁向化今俘此無辜者殲之非所以播聖化也王然之下令縱歸禁諸軍不得抄掠人畜軍士怒鵬欲殺之賴王僅得免及凱旋王從容語鵬曰汝前犯衆怒而不顧爲朝廷保戶口也然人心難測慎之慎之鵬感泣然卒以此得禍鵬歸逾年父沒終喪後縱遊名山大川過衡陽適粵游羅浮轉入閩尋武彝諸勝還豫上匡廬抵錢塘將轉而東訪天台鴈蕩聞寇發而止自此鍵戶空居不與人事晚益貧其同時故舊凋謝無餘故世知鵬者少也丁酉八月夢前贈金老人攜其手出北門曰此君昔年拜別處也爲抗聲歌蒹葭之詩而去後三日白露卒年七十有四卒之前一日取老父所授書及手著天官秘旨易林別演等編悉焚之他

所存隨征紀事萍遊雜組綠野課本尙數十卷子二大田寅斗爲名諸生鵬生平奇節偉行甚多以非國家得失之故不備載

野史氏曰吾聞韓將軍大任佐賊幕其料敵制勝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其才與蔡鵬殆伯仲聞也失身於賊何所遭之不幸歟鵬少從王倚任之重他未會有不可謂不幸顧王之功在旂常而鵬名位藹然且幾得罪韓將軍反正從征沙漠赴敵死勲名爛焉鵬獨老死江鄉悲哉其所招林興珠封建義侯云



浙江督糧道一齋金公家傳

盧文昭

公諱溶姓金氏字廣蘊順天大興人父懷璋武進士雲南援
 勦左協副將公少師事秀水諸草廬先生錦雍正八年成進
 士試刑部授江蘇司主事歷員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試貴州
 四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繼協理江南道巡濟甯漕八年九
 月以言事罷九年二月復職旋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
 知漳州府十四年授臺灣道十七年回內地攝知汀州府丁
 母憂二十一年赴陝西辦理軍需補驛鹽道署按察司使者
 三署布政司使者一署潼南道延綏道各一丁父憂二十九
 年補浙江督糧道又一署甯紹台道事三十二年原品休致
 兩遇 國家大慶恩晉二品階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
 甲午終於家年七十有三公清正自矢識治體居臺中有謬

謬聲補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漳州以難治故其績爲尤著其傳奏傳於世者有培養元氣疏其畧曰臣聞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賴者養是以有天下子萬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給其所求爲最急家苟備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術民於今日生齒日益繁費用日益廣財之流也不見其充財之用也常苦其誦養生之累深而有生之樂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輕京師者天下士民之所樂趨也今乃殷實不及於前時規模大減於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 陛下臨御以來綸綍之宣無非國計綱紀之布俱關民生以箴諫爲國華以謙沖爲治本當此時而富壽不登治化未洽追懷前修實用內熱此臣反覆思維而願直陳於 聖主之前

也比者天災流行亦甚頻矣乾隆二年陝西地震爲害甚鉅四年河東山東咸被水災今並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從來外吏之弊揣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惡聞者則小其事災異之來得達 九重之上者慮未必盡實幸而實矣而蠲賑之下逮者慮未必無遺故與其補苴於已然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然之前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已亂已危則無及也故今日所當務者在乎培養元氣臣愚不能周知治體竊以所見及者六事具陳於左雖所以厚國脈而裕民生者不盡乎此然千慮之愚冀或一得惟 陛下裁察一曰開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關稅額外免報盈餘五曰京師鋪面門稅請免徵收六曰積誠以感召和氣娓娓凡千餘言辭多不

載末復言昔我 聖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澤被無窮人到於
今咨嗟歎息者必以體仁長人爲稱首散小儲以成天下之
大儲損小寶以固聖人之大寶則所以養民生之元氣而綿
無疆之休者固可行之萬世而無弊也我 世宗憲皇帝遺
詔內云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從
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
者也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
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
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
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夫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則所以爲國計
久長者其意可深長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際無事之時

非不知緘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責但思知無不言之謂
盡事君以義之謂忠國家之大政未有重於民生民生之厚
望要惟在於寬大仰見我 皇上有惠下之念而衆情未洽
有圖治之懷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
下有覆載甄陶之量而未溥被於無方故臣每中夜靜思展
轉而不能自己也伏願體天地之大德法 祖宗之寬政事
事以厚生爲基時時以固本爲念毋務於速成毋怠於持久
將見資富能訓化美俗醇唐虞三代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
固臣之願也社稷之福也萬世人民之慶也時翰林科道輪
日奏陳經史公於經首以易益象傳損上益下之說進謂務
鳩歛以裕籩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寬惠以成盈甯之象
者天子之富也或以爲因民所利足矣何必損上不知因民

而利者治道之常經損上益下者順時之操舍且損下益上
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損則知下損上亦損矣損上益下
上固損矣卦不名損而名益則知下益上亦益矣值湖廣總
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事被議奉旨派令修順義城工公
上疏言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賞得其當則人人知勸罰
得其當則人人知懲向來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閒罰令
出貲効力者緣其在任之日素無清名但視其職猶不足以
蔽辜是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
子孫身家之計明以開急公贖罪之條默以寓禁暴止貪之
意法誠善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絀臣亦未敢深
論其操守之不苟久在聖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
知今亦令其出貲効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將於國

體不無少損且令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嘉淦之操守可信何
不免於議罰恐一不得當而已卽踵其後將必隳其廉隅以
豫爲將來之地是一賞罰之行卽天下風聲之樹誠不可不
慎也臣係雍正八年嘉淦爲會試副考官所取士誼屬師生
臣不敢避師生晉接之微嫌忘國家賞罰之大計用是據理
直陳伏乞聖明採擇疏上部議革職其復起爲漳州也州
俗强悍好訟胥役多至千餘人其黨類盤踞各上司衙門勢
力出長官上藏納姦人多耳目偵伺捕之卒不可得公至沈
去其有違犯者數百人有吳成者設局誘少年子弟入其中
喫鴉片煙縱博宣淫無所不爲而十數年無一犯公具得其
蹤跡乘夜昏黑率家僮開門出召徼循三四輩執銀鐺隨其
後步行至其家姦狀乃畢露按法重懲之其黨不及措手繼

又搜捕得數人風始戢一監生犯事請褫革上司不許公知吏人實爲之奧援不具官文書而自爲稟以申上乃始得請龍溪縣之鄉有名華對者居民四五百家商賈輻輳去縣二百餘里納租赴愬皆不便自康熙四十四年卽請縣丞移駐其地至公爲守時已四十年矣更二十餘年守請者不已率爲吏所格公詢其故則以縣吏之司征者分之則利薄也公取塵積之案卷手自料檢得其肯綮以言於大府大府許諾事且夕行矣適司藩者代去藩吏復乘閒議駁不敢由府轉徑下縣公聞之大怒勾縣吏欲加嚴刑乃具服交通阻撓狀於是復重以請大吏始具奏分駐如公言公親往其地營度建置遂無敢梗者民至今享其利皆曰非金公之威斷莫能爲也府城內有河以通舟且地氣疏泄可以免白蟻之害歲久

皆爲民屋所占公察其阻水道者徹去之稍侵岸旁地而猶不礙者令出貲輸官以爲疏濬費不年餘已復舊觀於是修文廟之樂器選民之俊秀教以樂舞之儀新芝山丹霞兩書院籌其脩脯膏火師徒皆有資學業大起釐名宦鄉賢之合祀典者約其行誼功績各書於神位親率其後人而致祭教之以無忝乃祖行鄉飲酒禮擇鄉先生致仕工部主事王材以爲大賓跪荷械者於門外禮畢諭罪人使知愧悔而量減其罰賓興之禮廢久矣公始復之是日來觀盛禮者咸詫以爲曠見云明燕王之變漳州教授陳某與諸生六人在明倫堂盡節而死舊有專祠廢爲民居公令民納地價因其貲改建於芝山書院之旁并以明末黃石齋先生合祀焉十三年春旱米貴上司檄開倉平糶公計府縣所儲僅十五六萬石

去新穀登場時尙遠糶盡而無以繼民益失其所恃乃先勸有穀之家出三萬石以糶又給印紙令商人赴糶於足穀之處又請寬臺灣帶米入內地之數日草履步禱於十數里之外時催糶之檄屢下而公不動四月向末方始開糶至六月新穀出雨亦降米價頓減民情帖然上司初怪其所爲至是始備陳委曲獲嘉獎焉不輕准詞狀以息牽連之累當准者卽不使告者遠颺速爲審斷慮其言語不通而譯者移易其輕重也書牘以示其人懸牌以諭於眾皆可爲來者法舊史氏曰余主公家最久公謹慎周密所爲章奏未嘗示人唯議耗羨歸公 上令九卿翰林科道人人各言其意余乃得見公奏章有云取之於正賦之外而質言之曰耗羨足以杜爲吏者之增額而重科頒之於常祿之外而明示之曰養

廉足以動在官者之顧名而思義余讀而亟善之今來 京師公已下世從公子索章奏觀之歎公之於經術深矣所謂旣歿其言立者殆是謂乎輒少加約省以著於篇若其治績宜不獨漳蓋由後政張君鎮請之而具告之亦子文之忠乎公督糧於浙其清名與江蘇胡公文伯相埒吳越之人蒙其福咸相忘也今去之久更有餘思云當時去公者公之同年生也欲徼不黨之名使得優游於家十年以壽令終非正所以成就公平公子不以傳屬余而余自欲爲之余亦合河孫文定公所取士也老而無所成就若公者始可謂無愧師門矣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此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于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

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匡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劉海峯先生傳

姚鼐

劉海峯先生名大櫬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邪吾同里劉大櫬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

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
 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
 佳山水為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
 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某為後先
 生少時與鼐伯父薑陽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
 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
 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
 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
 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甯查編修慎行查編修曰君詩不能
 佳徒奪為文力不如專為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
 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
 雄豪與祕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
 皆有雕板鼐欲稍刪次之合為集未成乃次其傳

黃徵君傳

姚鼐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
 指揮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
 女為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於洛陽崇禎十四年
 季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
 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至太平會
 南京逆福世子監國遂稱帝贈奇瑞為洛中伯以九鼎襲爵
 立蘇州巡撫山陰祁彪佳女為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
 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大清兵渡江福
 世子出奔太平其母鄒太妃為馬士英挾之以至浙江後歸
 山陰時九鼎降附我朝為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

依祁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 朝行徵命官之調鼎
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
之乃載歸洛又迎鄒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鄒太
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
時諸生也常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

姚鼐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予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
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既出亡之後事不詳
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信可稱而福世子之終
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周梅圃君家傳

姚鼐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舉人
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甯朔其爲人明曉事理敢任繁劇耐

勤苦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
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
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泄注水於河故旱
澇皆賴焉唐延渠暗洞壞甯夏縣吏欲填暗洞而引唐渠水
盡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督工復循舊制兩
縣皆利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三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
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甯夏多
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牖周公橋云累擢至
江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宜
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恆矣君素
聞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纖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撫
臣姑應曰諾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

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沿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賈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清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鼐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為循吏傳史臣之職其法當嚴不居史職為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余嘉梅圃之治為之傳取事簡以為後有良史取吾文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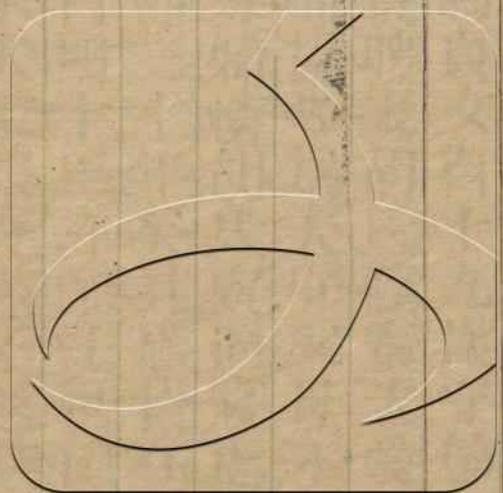
張貞女傳

姚鼐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為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壻葬父洛陽即以其女別

嫁以今律論褒為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為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待其父母疾張女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為父浣炊為弟縫

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去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順德節孝婦黃氏傳

張九鉞

順德縣倫教村婦黃氏年十九而嫁夫性慙爲人佐刺船與
乙角戲乙失足溺死法論抵減死戍貴定官符下妻免僉婦
搏膺呼曰妻從夫義也焉有官府而陷人不義者不聽從吾
當自刺其頸謹諸縣門官改容增婦名遂盡鬻嫁時物奉舅
姑自製竹擔荷具隨夫行黔去粵四千餘里有九谿七盤之
險夫中途患痢劇婦侍湯藥滌裙屨拭拳楛掖之行薄險則
以身負兩公人聳敬不忍促賞馨沿村唱勸孝順木魚歌貢
錢易肉食奉其夫木魚歌者粵東土音也聞者酸楚爭贖錢
以贈夫病尋瘳達戍所居十七年生一子二女而夫歿初婦
私冀邀 恩赦奉夫歸及死聞舅姑尚在急以負夫骨歸詣
縣請舊例戍所死卽瘞其地不聽返婦鬢而踞縣門額連連

觸地血流被面伺官出入輒哀籲凡二十餘日官讚曰剛哉婦吾當成其義力白上司得報可婦即日懷牒文裹夫骨負於背篋置小兒女子身行長女嫁農家子者牽裾泣揮之不顧時黔東多虎患白晝出官道傷多人捕之不息而俗禁骨殖不許入旅店婦日汲澗水燒松枝以爨夜宿古廟躡虎所殘人骨血狼籍中昂然不少動路人爭呼好勇婦好勇婦竟歸倫敦村婦齒既長面黧黑醜惡又語雜羅施音隣里駭為鬼各走避忽野外有老叟熟視之曰兒歸耶指道傍纍纍而翁塚也而姑僵牆陰不食已一日婦奔至牆陰得姑兩目眇暗庭甚婦引其手拊裹中骨及篋中兒女姑抱而咽婦大號篋中兒女亦號聲震林木風起鳥皆悲鳴隣里稍稍來始奉姑儻屋以居順德人士以其事入詩社賦者多至五六百首

讀者為泣下羊城馮孝廉公侯者勇義人也聞其貧無以贍姑走告同儔炎日中髯張目如炬五日而斂番鏹三百枚使授婦有敝廬薄田矣而順德李侯餽其允人士請給扁曰節孝含辛導鼓樂旗幟金字大書周子寬之妻節孝黃氏旌其門人遂名其詩曰含辛集婦入黔十九年而歸人或呼之曰女蘇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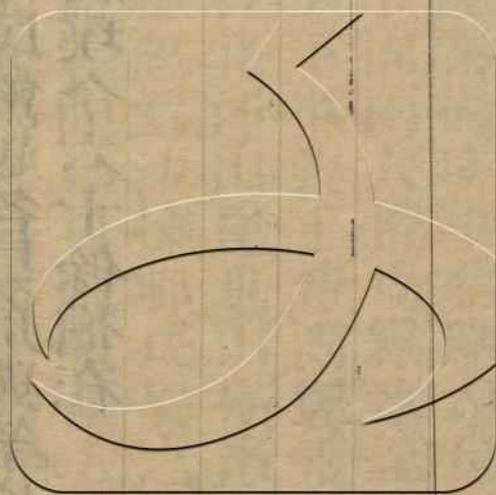
偃師三孝子合傳

張九鉞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大溢水破外隄灌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奎星樓上張大觀者奉母亦登焉水撼急樓傾眾皆溺大觀左手為樓石柱戕臂至腕皆折不斷如縷血漂波赤不顧入奔濤求母孫號救大觀叱之去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老樹橫偃衢口大觀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

枝上復泐而覓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伴慰曰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毋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夜創重竟死同日有蔡應泰楊璞事蔡應泰母死水將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匝令固兩大帶爲縲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波中上下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下鞏縣神隄灘神隄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遏黃河河漲倒灌洛流縈旋灘上柩忽爲沙擁邨民異之以長鉤引至岸昇之上蔡亦無恙天將暮聞鄰村喧救兩人趨視之其妻與子也衆嗟曰神感也醮錢送之歸楊璞者寺莊民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貲璞貧且懦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沉抵北窰水勢奔驟若有挈之者旋躍大湍中山上人望之如鼃鼃漫瀆不沈亦

下神隄灘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一婦人抱子漂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其弟舟將氏北山下大樹崩壓舟夫婦俱溺死先是邨民夜聞空中若有言叨曰當速救孝子母民驚起各具舟與竿以俟以故俱得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璞今六十餘猶在



贈大夫程駢履先生傳

吳定

先生姓程氏諱襄龍字駢履晚號古雪外王父翼山先生之弟也翼山先生有弟五人而與先生尤著文行先世宅歛之臨河後徙諸萬家之市曰巖鎮兩先生入市中氣肅色莊坐者爲之起立至今市人慕思兩先生以爲碩人莊士之衣冠久無復有夢見之者矣年二十二貢於有司益介其節遂其學翼山先生長古今文而先生竝善詩歌工與文稱屈其輩儕以什伯數其後年五十猶試於鄉同考官驚賞其文冀冠江南多士與主試者力爭卒見黜自是罷不復試其遇之屯視翼山先生尤甚翼山先生旣壯因少紆先生則晚而益困無一塵之居隔日之廩然而先生節終不墮酒酣輒朗咏曰君子之於禮義也猶影之於形也冰之於水也百果草木之

有根心華實也死生患難未嘗暫違肯以纖芥之飢寒喪吾
 所守哉其卒也妻亡孤幼又乏應門之童乃太息自書遺言
 謝姻戚交遊弔哭嗚呼賢如先生而天厄之顧如此先生沒
 十七年子世淳起家進士歷官戶部禮部郎中嘗出為山東
 學使典陝西福建鄉試乾隆四十八年予假葬親於時先生
 已膺 朝廷追贈葬之日儀衛甚盛指紳冠蓋填衢排巷尾
 隨先生之柩以行市人相顧謂曰今而後知天道矣嗚呼古
 今賢豪固有生既厄其身而死復不昌其後者矣悲夫豈天
 道究有難言者哉

程節母傳

吳定

節母姓鮑氏歙人也生之前夕母夢神人以柏授之曰若寶
 此後必召祥覺而生因命曰瑤枝及長歸程太學生家蔚家

蔚讀書不事事禾米裳衣鮑氏常以女紅易財供其匱焉嘗
 讀詩至柏舟為婦釋其義鮑氏聞之廢刀尺歎曰嗟乎婦當
 如是矣數年家蔚沒益貧遺孤長秀長康皆幼而族人欲嫁
 之庭有柏樹且朽矣鮑氏日衰徇樹下撫之而泣徐乃曰吾
 死是矣夫一夕暴雷雨柏復生鄰里大驚爭相告曰婦義神
 相之矣族人亦曰神相之矣遂不敢奪其志長秀長康既壯
 相與僂力振興其家嘗築園亭奉母栽植桃李梅杏之屬無
 算會母疾長康割臂和羹疾遂差其後母年及大耋稱慶之
 日子孫且百人肅冠裳羅拜堂下郡守張公大書柏節旌其
 門而率僚友及薦紳先生奉卮酒上壽車馬交馳喧闐柏樹
 下弗能禁也

贊曰柏物之祥者也婦少喪其夫無調恤之親有侵逼之族

不祥亦甚矣然以一女子持門戶立節六十年子孫蕃昌豈非所謂祥者哉彼以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為祥者是徒希降祥於天弗思召祥於已也而其間是非禍福之判因以微矣

華烈婦傳

秦瀛

烈婦姓劉氏金匱華鳴皋妻父德培母秦八歲父母歿撫於世父及笄歸鳴皋家貧而多藝能以其藝游蜀游京師獲稍贏有貲其篋者垂橐歸抑鬱成疾幾殆婦悉力療治而愈鳴皋又挾其藝之淵久之無所遇又歸苦督運自縣城徙邑之新西莊依其族人廷桂以居歲祲大困疾又作婦割股和藥以進卒不治無子鳴皋病革數日婦而不語婦指其二女泣向鳴皋曰此而男也當出萬死圖廷君嗣今已矣妾相從地下耳鳴皋乃瞑廷桂釀錢斂之廷桂稔知婦激烈令女伴謹伺之婦強解顏示以不死狀詭辭遣女伴焚楮設粥糜以祭鳴皋夜三鼓鄰嫗聞婦室二女喚母聲旋聞二女哭聲既而寂然質明廷桂得婦及二女屍於門前溪水中蓋婦給

其二女睡先赴水死其二女既醒索母不得是夜月甚皎出戶見母屍亦相隨死也烈婦既死面如生麻葛重襲皆連綴密紉廷桂卽以婦死時衣殯烈婦嗚皋歿以乾隆乙巳七月庚午烈婦則以七月癸酉距其夫之歿四日耳年二十九越八年鳴皋之族舉人景崧具白其事有司有司上之得旨旌門二女者長賽英八歲次賽珍甫六歲云贊曰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也臣不幸而以死殉君婦不幸而以身殉夫一也若烈婦者出自閭巷之賤而通曉大義一喪所天之死靡慝脫令烈婦爲士夫不幸生宋明之季將與江萬里賀逢聖諸公比烈而二女皆稚弱以母死相率赴義抑又奇矣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九終

國朝文錄卷之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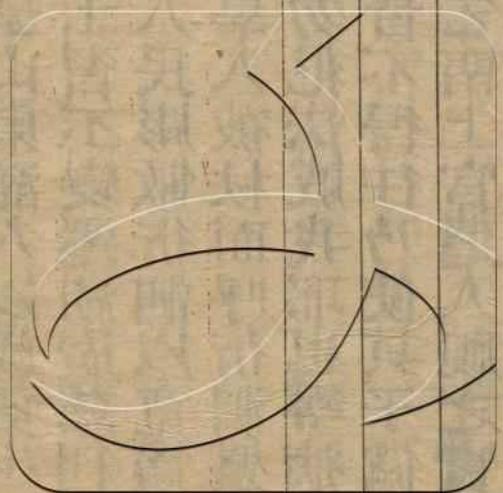
傳狀類七

劉衍泗傳

閻循觀

劉衍泗字繼聖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宗訓導遷蠡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彫敝衍泗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一臯人被杖而呼衍泗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勿犯法戚我耶也尋病癰將告上官求去民間擁使者數輩皆不得往乃使其子僞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畱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衍泗流涕爲吮癰曰信也奈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衍泗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

國朝文錄 卷之十一
錢以饋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年卒於家



林穆菴傳

秦朝評

君諱明倫號穆菴廣東始興人舉乾隆十三年鄉試明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以堪勝御史薦奉 旨記名未
及用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在任三年以失上官意被劾降調
隨例入京未引 見以病卒年三十有五歲君爲人清介端
直卓然自立在翰林六年翰林諸人大抵尙交游聲氣造謁
報謝無虛日暇則相從酒食宴飲以爲常其號爲自好能讀
書者亦獵浮華詞采攻聲律對偶以升沈進退爲憂喜而已
君獨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儼是數椽僅蔽風雨窺其戶闥
然如無人驟而卽之漠然若不與人相接徐而察其動靜語
默其於義利是非之介確然如黑白不可淆亂方保舉御史
時同官有要之者曰行舉御史不可不謁掌院君毅然曰御

史以求而得尙何以自樹立耶謝不往其友人與之書盛加推許期以白沙甘泉君正告之曰兩先生所造吾何敢然吾所學乃在程朱白沙甘泉皆君之鄉先生而學微出於陸子靜者也其趨尙可知矣其出守衢州也以安靜爲治吏民敬而愛之會新易巡撫君以病不卽上省謁疑其傲遂以才力不及劾之部議降調例當入京引見至京病益甚遂卒蕭然無以爲歛其門人爲經紀其喪其友人朱珪秦朝訐收拾其遺書擇其可存者錄之以俟後之君子而以其全者歸之其子焉

贊曰穆菴平居論學斷然以兩宋大儒爲依歸以上泝於孔孟旁及荀況王通皆欲裁而取之其文章師學韓退之吾未能測其所至何如也要其人有守不苟且其古文辭秩然有條理不肯睜於理道可信也而世人以其高自期許而笑之嗟夫世俗之人湛溺沈酣於富貴利達一往而不知返顧不此之笑而見夫志於學者則笑之何其惑也孔子取狂狷爲其能進取有所不爲也雖然使穆菴不死其所就甯止於是而已哉故敘其大槩傳之如此

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征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士兵曰脩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得書韙其言頌之 詔求骨鯁質朴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 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沈淑園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士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亡何苗叛用兵期年方靖已而漕督顧公瀾督孫公閩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尊 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也自諸公先後謝事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

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爲人傲觀當世士鮮當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不肯循尺度爲勢要所排席竟窮死和叔介然有節槩審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帷著書無擔石之儲泊如也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混失平則發奮刪其繇累搜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藁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 國朝謚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具姻黨或以金購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價居以葬

曾孝女傳

彭紹升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清人父尙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累遷知郴州衍綸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瘵

不能起衍綸侍湯藥躬盥饋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衍綸亦億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顧憐之曰兒病矣盍少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即帷外坐而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薰衣寐衣焚老嫗遽驚起及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尙增亦在牀臥衍綸突火入趣其父出抱母號救僕入挾衍綸出衍綸噉其手及骨挾者釋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冪牀救者不得入尙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既滅火衍綸身覆母兩體攀結不可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於 朝得旌如制郴人爲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予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爲予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謨有給事於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卽往時挾孝女出火中者其手開嚙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予後又得海甯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於鄭先生者顧獨不載嚙手事予乃核其事蹟著於篇

曹孝子傳

彭紹升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徽州人父子文遷崑山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問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爲措者好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願自往挈金去久之無所獲而歸孝子既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之金四十兩遂就道陸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瀕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謫所由

無知者逾年金盡反成都乞於徽蘇人之爲客者合助之得二十金禱於諸葛武侯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匍伏失道七日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土穴中兩日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而鳴卽之見僵尸焉而氣微屬視肯牒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牀中見孝子至拍手大笑語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遂辭去兩人止之曰此處逼苗疆天寒地凍前行且餒死盡度歲乃行不得已從之一日隨兩人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淚下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徽人胡生者居此日久盍往問之從之胡生長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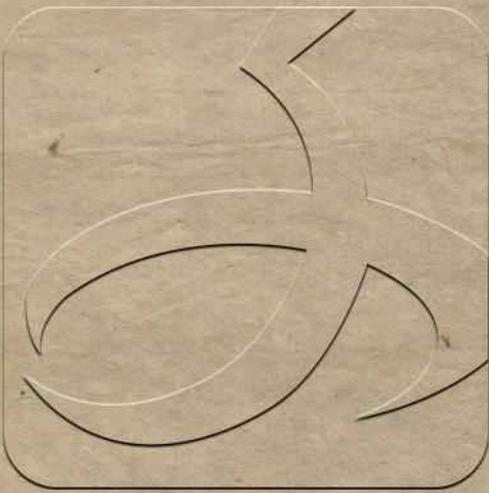
客死殯於是以前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引謗之酉陽巡檢巡檢告知州白君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獨無啟棺見骨孝子漬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乎遂拊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餒肉食孝子曰向子之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孝子起再拜謝兩人交餽之歸孝子遂負骨行道湖南過洞庭風作兩日不得度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明日風止遂度既歸其後母見牙牌而哭曰嗟夫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是者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斂而納牙牌焉葬岷山之郊曰朱提邨於是蜀

人藉藉傳曹孝子事長洲莊君學和官雅州知府書所聞作
曹孝子尋父骨紀略孝子收骨時在乾隆十四年爲人鯁直
謹取與治家有法度既老尙健飯必再三詣冢上灌所植樹
刈藤葛衰衰久之然後去四十九年十二月卒於家年七十
二子五人

彭紹升曰潘君之孫承松與曹孝子習數爲予言曹孝子且
云莊君所撰紀略詳矣亦多有闕訛屬予綜其顛末爲之傳
如此



國朝文錄卷之七十終



昔孝子尋父母紀略孝子收骨助任乾隆十四年為人綱高
謹取與治家有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刻藤為表裏久之然後有西三詣家上藥所植樹
子五人
彭紹升曰潘松之孫平以與曾之子習數為子音曹孝子曰
云莊君所撰紀略詳矣亦多有闕處屬字綜其頗未為之傳
如此

國朝文獻卷之七十七終

